



不连续的故事

方 紀 著

0700

不連續的故事

方紀著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 朝内大街 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890 字数 98,000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张 $5\frac{1}{4}$ 插页 2

1957年1月北京第1版 1958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5001—19000册

定价(6) 0.46元

目 次

紡車的力量	1
魏媽媽	23
阿洛夫医生	35
副排長謝永清	56
秋收時節	65
不連續的故事	79
开头	79
第一篇 一个人怎样会变得聰明起來	84
第二篇 仇恨和解了	99
第三篇 懒人不是生就的	117
第四篇 “人心是塊坏肉”嗎	132
第五篇 讓生活变得更美好罷	146
後記	165

紡車的力量

沈平坐在紡車跟前生悶氣。他覺得對付一架紡車，硬是比操縱一部發電機要困難不知多少倍。他記得在大學里學電機工程的時候，用的電機，都沒有使他這樣頭疼過。可是現在，已經整一個上午了，他坐在这部原始的木制紡車前，抽不出一條完整的綫來！錠子上還是他開始時纏上去的那幾圈稀疏的引綫。尤其使他難為情的，是那些紡斷的綫頭，地上、胸前、兩個膝蓋上和衣袖上，都錯綜地交叉排列着，遠遠望去，他的藍毛布棉衣上，像是添加了白條花紋。風吹過來，开玩笑似的又在他帽子上掛起幾條。……老袁走過來的时候，說他這是紡織工人底勞動的標誌。他連頭都沒有抬，像是回答老袁的諷嘲，狠狠地搖動車輪，紡車嗡嗡地叫起來。但當他把棉條接上去，一拉，又斷了！老袁大聲笑着。沈平一脚把紡車蹬開，站起來，望着老袁，用力揉着手里的

棉条。

誰能說沈平輕視勞動呢？雖說他是個大學生出身，從來沒有摸過鋤頭把，可是他初來延安參加開荒的時候，以他青年人的熱情，手上磨得出血，還以一天開三分生荒的紀錄，成為開荒突擊手，受到學校的表揚。他憑自己單純的熱情，懂得生產是為了堅持抗戰，為了革命的利益。而且他还常常說：“這也是一種鍛鍊呢！”

可是今年的生產不同了，為了不妨礙工作和學習，機關學校的生產改為手工業為主。口號是“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這不僅要憑熱情，賣力氣，而是要認真地學會一種生產技術。在生產動員大會上，沈平是首先響應這號召的一個。而且會後立即訂了自己要完成一石五斗小米生產任務計劃，同老袁挑戰比賽——按照他自己的想法：這是他為了幫助老袁的思想進步才向他挑戰的。因為老袁說生產的意義主要是為了“豐衣足食”，而他則強調“自己動手”。他們各自抱住這口號的半截，爭論了很久，誰也不服誰。最後，他自信地笑一笑對老袁說：“看吧！”立即去領了紡車和棉花，趁昨天禮拜六，晚上搓好棉條，今天一早就開始紡綫了。

可是，僅僅一個上午，他的滿腔熱情便為這個中世紀的生產工具磨冷了！他開始覺得自己無能，接著就是罵紡車，怨棉花，最後，他竟覺得這種生產毋寧說是“生命的浪費”了。

“这样落后……”他喃喃地說。把眼光从老袁身上移到紡車上。

“当然啦，学过电机工程的！”老袁說。

“少扯淡吧！”他扭过头去，瞪了老袁一眼。“可是你呢？”

“我？搞这玩藝兒，我倒觉得这有点不合算！”

“什么？”他像被触痛似的，帶着微微的吃驚立即反問了一句，同时意識到一种模糊而尖銳的反感；像是老袁的話污辱了他。虽然他剛剛还在想着“毋寧說是生命的浪費！”

“我說在一个鐘头掙兩合小米不合算！”老袁肯定地补充着。

“但这是一种整風！”沈平立即变得嚴肅起來，彷彿自言自語地說：“改造思想，与劳动人民結合……”

“嚇！老兄！算了吧，”老袁帶着諷嘲的微笑回答。“这可沒有那么清高。生產，就是生產，是經濟任务。”

“但是，‘劳动改造自然，也改造人类自己’……”沈平仍自沉思地說。

“教条！”老袁聳一聳肩膀，扭身走了。沈平帶着被刺疼的迷惘的反感，望着老袁的背影。脑子里繼續着自己的思路，分析着他的所謂“浪費”，与老袁底“不合算”的思想的不同。他固执地要把這兩者区分開來，似乎非如此不足以維持思想的純潔性似的。他迟滯地思索着，

分析着，但实在很难找出它們之間有什么分別。……逐漸，他模糊地感到：老袁不过是一种狹隘的經濟观点；“而我，”他想：“是覺得不如多看点書好些。……”於是他坐下去，从口袋里掏出“整風文献”讀起來。……

春天的中午的太陽晒得人真舒服，簡直想睡。而且一上午的“劳动”，沈平确也有点疲倦，他慢慢地閉上眼睛，讓書从手里滑落下去……驀地，紡車声叫醒了；一睜眼，大李的寬大的脊背蹲在他面前，正在搖着他的紡車。

“怎么？沈平同志，紡車不好用吧？”

“錠子跳，跳得厉害……”沈平揉一揉眼睛，看到自己面前凌乱的棉条、綫头，臉一紅，搭訕着站起來。

“你看，斷得这样多！”

大李繼續輕輕地搖动着車輪，仔細觀察錠子的旋轉。然后取下錠子，閉起一隻眼睛來瞄錠子的直綫。慢慢動轉着，並随时用鉛筆在不直的地方划下記号，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把虎头鉗子，把錠子放在一塊平石板上輕輕地捶起來。当大李再把錠子裝上去，調整了絃綫的松緊，並在輪軸和錠鼻上加了油，車輪搖动了，紡車發出一種和諧悅耳的声音。錠子成一條直綫的轉动着。

“好小組長，你簡直救了我！”沈平高興得跳起來，扯住大李的粗大健壯的手。

“你再試試看。”大李微笑着回答。可是当沈平又接連拉斷了兩根綫的时候，他又失望地搖搖頭，困惑地望

着小組長了。

“你拉得太急了，”大李說。“可是搖得太慢，兩隻手不配合。”

而這個建議，使沈平又形成了相反的毛病。拉得慢，搖得快；綫一緊，又斷了，沈平苦笑起來。

“慢慢來，別急，”小組長知道他又要發急了。“要兩隻手的動作快慢平衡，互相配合。”

這位生產小組長總是那麼耐心，講解着，鼓勵着，並親自紡給他看。到下午，沈平顯得進步了，斷綫較少，能够連續的紡下去了，這使他變得高興起來。晚上，他在自己的日記上寫着：

今天我體驗了一種新的快樂。在這第一天的生產中，我經歷了種種由困難所招致的痛苦，而終於達到了勝利的喜悅。這是勞動實踐對於自己的改造的開始……

二

當天晚上，沈平一直睡不着。他感到疲倦而興奮，紡車的聲音似乎還在他耳邊嗡嗡地響着。他覺得他今天的成功簡直是個奇蹟！能够把棉花變成綫，而且是用這樣一種最原始的工具——這對於他，沈平，一個學過電機工程的大學生，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以前，他對於一架木制的紡車怎樣能紡出綫，是從來也沒有想過的。在他

的想像里，常常是一架紡車和一个盤着腿坐在地上的小脚女人形成一幅可憐的圖画。可是現在，坐在紡車前的不是小脚女人，而是他这样的大学生。他腦子里立即閃出白天的各种形像：老袁把戴着眼鏡的近視眼，一直湊到錠尖上看綫，小子坐在紡車前仍旧是那样洒脱的風姿，要拍一張照片才好呢……还有他自己，滿身綫头，漲紅着臉，是那样狼狽，可笑……漸漸的，他听着人們熟睡的心聲，变成了嗡嗡的紡車聲，帶着微笑睡着了。……

全校展开了生產热潮。每天下午兩点鐘以后，几百部紡車同时开动起來，到处听见嗡嗡的声音，响着劳动的節奏。沈平和小子坐在窯洞前的陽光下紡着，經過了一星期的努力，沈平虽然算会紡了，但紡的綫很不好，粗細不勻。按照老袁的說法，細的可以請小子給他繡枕头；粗的呢，送給運輸員去拴毛驢也滿可以。可是沈平自己，却没有注意到这些，他还为这几天來討論会上關於思想改造問題的爭論所苦惱着。他也知道，改造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只有面向工農兵，到实际中去。可是，从何改造起呢？老袁認為他这是“杞人憂天”，將來一到实际工作中，一切思想問題都自然会解决的。沈平則主張必須首先學習理論，認識自己，並舉了他第一天的紡綫做例子。

“我一坐到紡車前，就感到知識分子的渺小，和劳动人民的偉大！”他說，“从这一架小小的紡車里，你可

以認識生活，認識自己，認識勞動的偉大意義……”

他興奮而急速地說着，揮動着手。因為這，老袁笑了他，說他是“典型的，頭重腳輕根底淺的知識分子”，他漲紅着臉，說老袁是“沒有遠見的，自流的，狹隘經驗主義”。

他一想到這爭論就不安。很想問問小于，因為他一向是尊重小于的。可是，他幾次想開口，都被小于那種專心致志在紡綫的嚴肅的態度所截住。現在，他一回頭，正看到小于在換一個綫穗子，於是趕緊鼓起勇氣說：

“小于，你覺得今天上午老袁的發言怎樣？”

小于一面匆忙地從錠子上取下一個比橄欖大不多的綫穗子，接着在錠子上捲另一個紙套，一面簡短地回答他：

“偏了一點。”當她抬起頭來的時候，看到沈平停了紡車望着她，還想繼續說什麼，便又立刻加上了一句：“趕快紡綫吧！”

小于這簡單而有涵蓄的回答，立刻把沈平那剛剛想好的一大套意見打斷了，只得趕緊搖動車輪，把左手的半條綫送到錠子上去。

沉默了一會，沈平忍耐不住了，自言自語地說：

“我當然懂得：只有到實際工作中去，才能徹底消滅自己那個‘靈魂里的小資產階級王國’；可是問題就在

於：你從何消滅起呢？你不首先懂得它，並控制它，它就要支配你的一切，如像整風以前那樣……”

“能够把一份实际工作做好，就証明了自己思想的改造！”小子簡單地截斷了他的話。

“但你是要用思想去工作啊！況且……”

他的話跟綫一起斷了。這使他忽然意識到現在是生產，而不是在討論會上。立刻不安地搖搖頭，偷看了一下小子，小子正全神貫注地紡着。他趕緊彎下腰去接綫。

“況且，思想改造是貫穿在每件日常事物上的！”

當他剛剛把一條綫接起，立刻又掙着說完他被自己打斷的話。並且像是為了加重語氣似的，用力把右手一揮，車輪猛響了一下，綫又斷了。

“你們在爭論什麼？”這是大李的聲音。他正走過這裡，看到沈平連斷了兩次綫，而且紅着臉在談些什麼。

“思想問題。”小子俏皮地回答。

“我看不是思想問題，倒是技術問題，”大李帶着微笑開玩笑地說，然後轉向沈平：“車子不好用麼？”

“不，還好……”沈平覺得臉發熱，沒抬頭；急急地接好綫紡起來。

大李在他旁邊蹲下去，看着他出綫忽快忽慢，快的時候綫很細，一慢又變得很粗了。

“上星期交綫，你比老袁多二兩呢，”大李用他那沉

重而粗嘎的声音对沈平說。

“哦……”沈平驚喜地叫起來，停了紡車望着大李。

“可是有一大半不入等的，另一小半，勉強交了二等。”

沈平覺得臉一熱，低下頭去，眼光停在綫穗上，像是在仔細評判着自己的產品，半天沒有作聲。

“不過，這沒有關係，”大李仍舊慢慢地說，“要一步一步掌握技術。”

“可是我總紡得這樣慢呢！”小於插進來說。

“‘慢工出巧匠’！”大李說，笑了笑，站起來去看小於。

“所以啦，要好，就不能快，要快，就不能好！”沈平乘機為自己辯解道。

“不過，話可得說回來，”大李一本正經地轉過臉來，“要快，也要好，這就是技術。”

“技術？……”沈平像第一次聽到這兩個字似的，困惑地抬起頭來，望着大李。他沒有想到在這樣一架原始的紡車上還有技術！

“是的，技術。現在是，技術決定一切！要掌握技術，才能完成任務，而且……”

大李最後告訴他們一個消息：為了突擊技術，禮拜天要舉行全校紡紗大競賽。

三

傍晚的延河是多麼迷人啊！尤其是春天。夕照的太陽，從這條川遠處的一個蒙古包似的圓圓的山頂上射過來，平靜的延河便閃耀着千萬條金鍊，奔跑着，跳動着，帶着熱情的快樂的喧鬧，流向遠處。到了山腳下拐彎的地方，水深了，平靜的河面上，把一片金光投向陡峭的山壁，映得對面河灘上一片輝煌。……

每天晚飯後，沈平總要到河邊來散步的。而且每天有不同的新鮮感覺，使他永久留戀着這美麗的延河。天黑了，讓延水流走一天的疲勞，然後帶着新的滿足回去。

可是今天，沈平的心情是這樣壞，像初夏暴雨將至的陰天，沉重而鬱悶。他已經三天沒有到河邊來了，而這熟悉的水聲和輝煌的夕照，並沒有給他以若何新的啓示。他低着頭，雙手插在衣袋里，獨自在河灘上漫步着。

致使他這樣苦惱的，並不單單是因為競賽的失敗。也不是因為老袁紡了頭等綫，來嘲笑他的二等，他現在所想的，是兩個熟悉而簡單的字：技術。他曾經為這住過兩年大學，背過講義，在實驗室里吃過苦。可是現在，在這部原始的木制的紡車前，他簡直不懂得這兩個字的意義了！競賽的失敗，給他帶來了慚愧，但同時也帶來了奮發的刺激。從那一刻起，他就下定決心：全力突擊，

掌握技術，準備下次競賽。但三天突擊的結果，他始終不能同時達到質量的標準：每小時八錢一千八百尺^①的头等紗。他努力於達到一千八百尺的長度，但重量卻不夠了；他紡够八錢的重量，又不够長度了。

“紡車，”他停下來，無意識地把眼光投到河面上，自言自語地沉吟着，“已經修理好了呀……”

於是他開始在心里計算着：錠鼻換了銅鈎——銅和鐵的磨擦係數最小，這一點他是懂得的。錠葫蘆去掉了，絃綫直接放在錠子上；這就加大了車輪和錠子的旋轉比例。而且這些改造發生了顯著的效果：已經由車輪轉一週，錠子轉七十週；增加到一百三十週了。這就是說，速度幾乎加快了一倍。

“那麼，棉花呢？”他繼續想着。“連一個黑點都檢淨了的！”

他想到這些，簡直有點生氣了。忽然聽到背後有人走在沙上的腳步聲。正要回過頭去，耳邊卻猛響起了一聲：“沈平！”

他嚇了一跳，剛轉過半側面，小子已站在他面前了。臉上還掛着她那天真頑皮的微笑。而且劈頭就問：“今天紡了多少？够尺寸嗎？勻不勻？捻度怎樣？”

這一連串的問題，他簡直沒有听清楚；腦子像被剛才的思路絆住了。好半天，他才“哦”了一聲。

① 一千八百尺為陝甘寧邊區建設廳規定的紗的每兩長度。

“多少呀？”

“哦……八錢……”他彷彿才懂了对方的意思，在一个拖長了声調的“哦”之后，进出了兩個听來非常急促的字。他感到有点难堪，微微漲紅了臉。

“那不是够了么？”小子緊接上一句。

“只有一千五百尺呀！”沈平搖搖頭，把眼光从小子臉上移開去。

“你昨天不是已經紡够一千八百尺了嗎？”

“可是，那只有六錢五……”

小子也沉默了，把眼睛轉向河水。水里閃耀着的金光正變得暗紅，漸漸映出了藍色的天空。

“那么，”小子轉过头來，把声音放得低而柔緩地說：“你觉得困难究竟在那里呢？”

“正是這個問題呀！”沈平的声音倒變得高昂而急促起來，像是压抑了多久的委屈，一齐發作出來：“車子也改造了，棉花也揀淨了，棉条也搓緊了，坐位也合適了，就是，就是技術，我簡直不懂，什么叫技術！”

小子望着他那急得要哭的樣子，倒笑了笑。然后一字一字的，很有分量的說：

“技術，在你，首先，就是耐心！”

“难道我还不夠耐心么？整天守住紡車，生怕它跑了似的！”

“你才守了几天？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过程？有这两个礼拜的过程，連最现代化的机器都可以掌握了！”

“对，問題就在这兒，就因为它不是近代机器，而是中世紀的手工業机器。”

“对，問題就在这兒，”像是小子的話恰好供給了他什么理論根据，沈平抓住她的話重复着。“所以这只能做为一种體驗劳动的鍛鍊，而不能作为生產手段！”

“这就是你的‘改造思想’嗎？”

像受到什么意外打击似的，沈平立刻漲紅了臉，張大眼睛望着小子，好半天說不出話來。他覺得他那个模糊的，但却十分重要的隱秘的痛处，被小子这一句話完全揭开了。

沈平一向喜欢抽象的思想，他把一切都当做到某种神聖的無極境界的过程。因而他漠視一切，而又从不滿足。現在，他把生產任务也只当作了“體驗劳动”，想通过这达到他所理想的“思想改造”。虽然在这次競賽失敗后，他受到打击而开始变得犹疑起來，但接着又產生了对於技術的苦悶。在他的幻想为事实所击碎，失掉了自己認為最重要的劳动意义之后，他完全丧失了那最初的对於生產的热情。

天色漸漸暗下去。只有远处的蒙古包似的圓圓的山頂后面，还呈現着青色的落日的余暉，映照著这条川里一切景物的黑色的輪廓，像一張美術照片。他們望了一